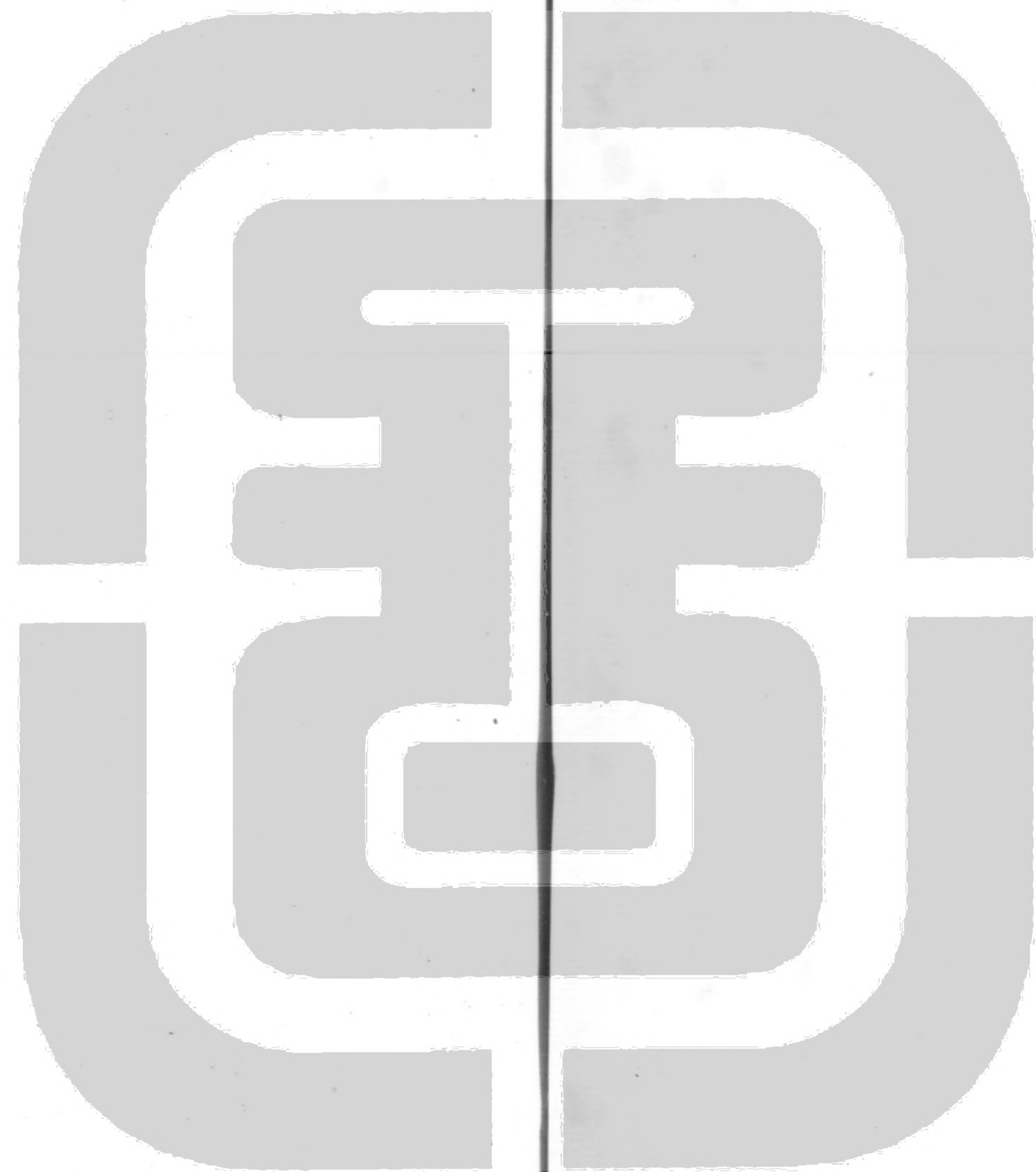


程



序震澤紀聞後

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前進士新建魏良貴撰

古之國史隨事直書善惡無隱惟其所見所聞而信焉則傳之此之謂信以傳信也然而人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是故所見則異辭焉人或聞其所聞而不聞其所不聞是故所聞則異辭焉人或傳其所傳而不



傳其所不傳是故所傳則異辭焉故  
曰見也者有不見也聞也者有不聞  
也傳也者有不傳也將欲稽合異同  
考正得失以成一代之信史夫非學  
有餘文而才兼多識者其能與於此  
若太傅王文恪公其近之矣公起家  
編修仕至大學士專領史職者四十  
餘年率善道而能守官嘗預修

憲孝二廟實錄書法精覈時稱良史此編  
者乃其監修之暇述所見聞以備筆  
削蓋自洪永迄於弘德凡忠賢之遺  
行奸佞之隱情靡不畢載而

列聖聖政之大者亦多附見其文直其事  
核而是非不繆於古人其於正史不  
爲無補昔宋徐勣氏重修熙寧正史  
上言宜取時宰所錄以叅較得失乃

就韓范諸家取之文恪公今之韓范也後將有叅較國史而欲稽舊聞者舍是編其奚適矣公自弱冠以才行顯名當世立朝清直有大臣節事見陽明王公所爲傳中

孝廟時二張乘寵預事慕公盛名希附戚屬且欲引置要地公絕不與通張深銜之至欲中以奇禍賴

孝皇仁聖乃免公之大節此其彰彰最著者而世之知其深者或鮮矣予因讀公紀聞而有感焉因附著其事以終後編之義且俾後之修史者於稽其類云

嘉靖三十年二月初吉

震澤紀聞卷上



王鏊濟之

宋濂

宋學士濂以文學受知 高皇帝最承寵眷後以老  
 致仕遇萬壽節則至京賀 上與之宴恩數尤洽一  
 日與登文樓樓峻涉級躋焉 上曰先生老矣明年  
 可無復來濂稽首謝明年萬壽節前數日 上曰宋  
 先生其來乎蓋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風乎使  
 使視之江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視之家濂方與鄉  
 人會飲賦詩 上聞大怒命即其家斬之已而入宮

上食 孝慈命左右具蔬膳於側 上問何為曰聞

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為蔬食以資冥福 上遽起命

駕前雙馬馳赦之曰不及罪死會前使阻風錢塘江

得少延後使至則已反接至市矣急宣詔得免久之

孫慎獲罪復執濂至京將殺之 后復力救曰田舍

翁延師尚全終始濂教太子諸王可無師傅之恩且

濂居家必不知情乃免謫茂州行次夔府卒或云濂

憇其寺有老衲濂與之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

報吾平生所為自以無愧何至是乎僧良久曰先生

於勝國嘗受官耶曰編修僧默然濂是

夜自經死此說未識然否漫識之

### 詹徽

徽湖廣人父同仕偽漢守南昌因家焉 高皇時為

左都御史性忤忍賊深嘗奉命與 懿文太子同錄

囚 太子屢欲有所縱舍徽爭之不從間以言于

上 上曰彼所執是也 太子因言治天下當以仁

厚 上怒作色曰埃汝有天下為之 太子惶懼自

投金水河中左右救之得免 上聞令驗諸救者凡

解衣而後入水者皆死 太子從是得疾語 皇孫

曰我之死徽為之也無忘我讐他日徽坐藍黨事將

收之 皇孫與錄囚問徽死囚當加何刑對曰斷其

手足乃叱徽曰汝罪當死速即此刑遂伏誅徽洪武初袁柳

莊相之曰公五岳敦厚眉目挿鬣口如四字面肉橫生凜然威赫且天庾司空紅黃氣二道衝入髮際四十九日當有二美除不脫風憲官二品果拜都御史後二日制陞都察院秩二品十年之內兼掌吏部後忽目光射人坐黨誅

### 王朴

王權者陝右人更名朴 高皇時為御史性戇數與上爭是非 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有旨釋之還見 上曰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為御史寧可戮辱至此且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 上復命反接至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 皇帝殺無罪御史王

朴朴臨死作詩云云行刑者復命 上惻然問朴死何言以詩聞 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况詩邪行刑者數人俱坐死盖 上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之也

### 王行

行字止仲吳人少有異質家貧無書以學閭門大姓徐生藥者家多書乃傭于其家主藥肆每出藥裹書其上殆徧主人問誰書者曰藥肆中博士元時俗所稱召問曰若欲讀書乎以數表授之數日問之響應無窮者主人歎曰吾家有書無人讀若能讀而無書乎乃



留之姿其披覽三年不下樓主人命家厚給之一日  
辭去曰書讀已徧矣自是以文學鳴于吳洪武末行  
且老矣欲之金陵所親或以時情叵測止之行曰虎  
穴中可以遊戲遂往主于武臣藍玉家爲其教授又  
之玉見上上怪其識進曰豈遇異人乎玉謝言臣  
家塾師朝夕共談耳因召見之語不合後玉以謀反  
誅事連行坐死

建文

太宗師渡江薄都城建文君闔宮自燔死然或傳實  
自火逃出或傳蜀府兵來赴難竊載以去莫察其實  
故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張仙爲名實爲建文也終  
莫知所之正統間有御史出巡忽一僧當道立從者  
呵之不退問之則獻詩云云乃建文也御史奏之朝  
詔廷臣會問亦不察虛實後卒于禁中詩曰流落江  
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  
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兩聲愁新  
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姚廣孝

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其先世業醫廣孝幼名天禧嘗  
白其父曰兒不樂爲醫願讀書出仕不則從佛爲方

外之游元至正間爲僧于里之妙智菴名道衍嘗從高啓諸人游徧遊湖海工詩善書博綜內外典兼通術數洪武四年詔取高僧以病免八年詔通儒學僧出仕禮部試中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孝慈皇后崩諸王各奏乞召僧歸國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舉道衍等三人太祖親選衍住持北平之慶壽寺事

太宗於燕邸者二十餘年深見親信與密謀以靖難功拜太子少師御筆更令名終不肯蓄髮嘗賜二宮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子也乃召還之不復強蓄一大鷄每鷄一號即起朗然誦經嘗以賑飢還吳有王賓

者高士也廣孝與有舊詣之閉門不納三往乃得見無他言第云和尚錯了也廣孝嘗過閭門見酒家懸幟字甚工問誰書者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若相當貴能爲吾子乎家有何人對曰惟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乃辭其母復來廣孝迎謂之曰惜也年不甚永官可五品耳歸以見于上曰此行得一子上爲賜名曰繼使侍太子讀書於文華殿後廣

孝復以使事出還於道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爲幄曰上將來視已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唾盃且問有何言廣孝以手加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

但洽南洲好僧在獄久願赦之立詔出洽洽者亦吳之名僧也嘗爲左善世忤旨下獄是日出拜牀下髮已覆額矣數日駕再至問疾尋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後配享 太宗廟庭初廣孝之卒也繼訃於 上上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陛下厚恤臣家 上大怒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家事乃逐繼使使至相城召其弟姪入京賜第以居金帛充溢然兩人皆農夫愚駭特甚 上嘗憶廣孝言爲僧者宜與家絕且邏者於其第中徃徃得廣孝遺筆亦云乃復還兩人于家繼於 仁宗時召爲尚寶少卿卒年四十二

### 恩張

隆平侯張信初爲北平都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王而忌燕尤甚密敕信使圖之信受命日以爲憂而不敢言其母疑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百萬安能無憂母曰吾觀汝之憂非此之謂也其以語我信乃屏左右言曰今有密旨云云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獨不聞爾父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在燕分也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敕趣之信艱然起曰何太甚乎乃啓見王三徃不可於是乘婦人輿徑詣王府王見其挺身

來造知無他也乃入之信拜於牀下王僞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以告臣王曰我誠有疾何詐也信曰殿下猶不以誠語臣今朝廷救信擒王王果無意乎當就執如有意乎當以告臣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吾一家之命在子矣呼為恩張乃召姚廣孝等共謀語次簷瓦墜地碎王惡之色殊不懌廣孝曰祥也王罵曰子又妄言何祥為廣孝曰天欲易黃瓦耳是日謀乃定

景清

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乙丑進士第二人累官副都御

史文皇渡江駐金川門百官出迎皆拜伏清獨植立罵不已上責之曰勿謂吾為天子即為親王若敢爾其罪云何清應曰若今日尚得為親王耶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近前若有所啓則含血直沁上衣遂醢之夷其九族久之上晝寢夢清入繞殿追之曰清猶能為厲耶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至數百千人謂之瓜蔓抄其村至今為墟焉

鐵布政女詩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時為山東布政使文皇師至城下攻之百方鉉隨機設變終不能克以礮石繫其

東漢紀 卷一 七  
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父  
之不下姚廣孝獻計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去 文  
皇從之既即位以計擒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  
坊爲娼鉉有二女皆誓不受辱 仁宗即位赦出之  
皆嫁朝士二女爲詩自述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  
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  
無家雲鬢半縮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  
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  
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  
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  
寬如海嫁得陶郎勝阮郎

平保兒

平保兒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從軍與王師戰于小河  
保兒槍幾及 上馬忽蹶乃免 文皇既正位問小  
河之戰窘我者誰或曰保兒也召至問曰彼時汝得  
朕將何爲保兒曰殺之耳 上命引出斬之既而曰  
忠臣也赦之以爲北平都司他日 上至北平見保  
兒曰汝猶在乎保兒懼乃縊

王彰

彰河南鄭州人爲右都御史 永樂中有告周王將

爲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曰事未  
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汝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  
城則不可爲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而定臣請  
任之用幾何人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必賜  
敕以臣巡撫其地遂命學士草敕即日遂行兼程而  
至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愕不知所爲延之別室問所  
以來曰有告王謀反者臣是以來王驚跪彰曰朝廷  
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且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  
相語今將若何王舉家聚哭彰曰哭亦何益盍求所  
以釋 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彰曰能

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王曰謹如命乃馳驛以聞

上喜彰隨出令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斬不日而散  
遂以無事又令其下爲微行以調事官吏有貪酷者  
坐死人情震讟間歸省其母母爲具以本州知州爲  
託彰曰公法不可私也俄有丐者至母以餽與之明  
日至府御史以餽獻彰即丐者也彰嘉之曰吾事亦  
相詞爲法官當如此矣其母自彰去遂卧不言亦不  
復食彰馳往跪問母終不答彰曰得非以知州之故  
乎當聞於 上爲母赦之其母始言始食知州者得  
免

李幹

幹字貞臣睢州人嘗仕勝國後事太祖為吏部郎中謫戍寧夏太宗時有丁某者官翰林上時時召對因問曰若少從誰學丁以幹對且言其學行上即遣使驛召至京丁不知也一日上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頭謝即出與相見授翰林待詔時幹老矣乞致仕許之曰臣無家矣吳中有故人盛景華願往依之至吳景華館之家使其子弟從之學一日感疾謂景華曰吾且與子永訣何以處我曰先生即有不諱當殯之先人墓側幹厲聲曰朋友死於我殯將復歸之也予無歸矣尚何殯為景華謝曰某言過矣當葬于先人墓側幹曰善抗手稱謝而逝今其冢猶在盛氏先墓盛子孫歲時祭之

戴元禮

元禮浙之金華人為醫得丹谿之傳洪武中官太醫院尚書嚴震直病上語元禮曰好治之不愈且抵罪應手而愈後上疾大漸強起坐便殿召諸侍醫數以用藥無狀賜死謂元禮有仁義特生之令致仕太宗在潛邸得瘕疾韓公懋治之輒愈俄復發如是數四公懋曰臣技竭矣元禮當能治之乃召之至

問所用藥八愁以告曰皆是也又問 上所嗜曰生  
芹曰吾得之矣乃處劑以進是夜 上暴下明視之  
皆細蝗也蓋食生芹所致耳有妃嗜燒酒患腹痛治  
之愈曰十年復發不可為矣十年果卒

### 王賓

初戴元禮嘗避事吳中為商賈為人治病但疏方而  
不處劑往往有奇驗王賓慕其名往謁之一見傾倒  
飲酒賦詩間謂元禮曰若賓年亦可學醫乎元禮曰  
君家固世醫為之直差易耳然則當從何始元禮亦  
不肯輕授漫曰能讀素問難經傷寒論諸書則可遂

別去暮年再至賓復語及醫元禮曰素難諸書已讀  
乎曰公第舉問元禮摘問賓隨口誦如流雖箋註異  
同亦能具述元禮嘆曰奪吾名者此人也終不授以  
方賓歸處劑漫不知要固叩之元禮曰吾固不求貨  
獨不能以師禮事我耶賓曰吾春秋已高尚不能詘  
節從仕又肯為人弟子乎一日詣元禮值其他出有  
醫案八冊在几上賓携以去元禮歸驚歎自失賓自  
是得其傳賓不娶無子與其弟不相能弟嘗戍北邊  
歸頗詫其富曰得吾醫耳其弟遂撤其藥獨署外科  
曰吾自得之異僧非汝術也賓將死以其書授盛啓



東韓叔暘

盛啓東

啓東初從王賓學賓喜之其叔父謂曰汝見汝師用藥亦少留意乎於是密窺之遂善醫嘗治熱病用附子賓驚曰汝遽及此乎此反治之法但少耳加之而愈及卒竟授以書爲本縣醫官攝縣以事逮至南京所親吳江梅某者乞與偕行駕幸北京又逮至北謫雲南爲吏梅曰若至雲南死矣乃陽爲盜其家廟中髹器告之官以爲犯禁中途追還時起壽陵詔免死輸作方上啓東長髯偉貌某侯督役者見而異之曰

有貌如此爲小官乎乃以自隨主書筭初啓東在吳有內使督花鳥于東南主其家甚習嘗病藥之而差至是遇諸途驚曰盛先生固無恙乎某太監患臚鼓無能治者亟與俱詣安樂堂見之藥數投而愈 太宗狩西苑太監病新起往觀焉 太宗見之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得良醫而生問爲誰曰盛啓東 上曰明與俱來乃以平巾入見遂留御藥房尋授御醫啓東慷慨敢直言嘗值雪霽與韓叔暘俱侍便殿語及白溝河之戰 上曰彼時爲長蛇之陣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予乃從中衝之遂大勝啓東曰是

天命耳 上不懌起視雪啓東曰宜瑞不宜多既退  
叔暘曰 上前安得如此汝併吾斬首也啓東曰勿  
憂賞今至矣湏臾賜御膳一筵嘗奕于御藥房 上  
猝至不及屏問曰誰與碁者對曰臣與韓叔暘遂命  
奕于前 上親觀之連勝者三因命賦詩啓東詩有  
曰不才未解神仙着有幸親承 聖主觀叔暘詩不  
成數日賜象牙棋盤并詞一闕碁今留院中 東宮  
妃張氏病經閉不行衆醫以爲胎也而久不產 上  
謂啓東往視之既診出言病狀一一如目覩妃適聞  
之曰有醫如此不早令視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  
之劑 東宮怒曰旦夕思誕皇孫乃爲此劑何也不  
用數日病益急復召診之曰更緩三日不可爲矣必  
用臣當如前藥乃鑰之禁中家人惶怖曰死矣或曰  
家且籍沒矣既三日紅槎前呵賞賜甚盛蓋妃服藥  
下血數斗而疾平也既而 上加賜焉曰非爲酬醫  
爲壓驚也時啓東與素忠徹俱不爲 東宮所喜至  
是自以爲可釋矣一日 上謂曰若見吾東宮少避  
之乃知憾猶未平也憂之謀于忠徹忠徹密曰無傷  
也彼相安能久及榆木川之變啓東歸取洞賓瓢未  
至聞訃乃求官南京太醫院以避禍也 宣宗即位

問左右曰有髯而善醫者爲誰今安在曰在南京即  
詔南京守備太監陳巫與偕宿食以來甚寵待之後  
以官卒啓東嘗居憂于吳周文襄巡撫江南倉有儲  
穀數千使糶之可得千金啓東不受復書曰老當戒  
得貧當安分呼蹴之食不敢受也且爲詩曰魚龍江  
海夢鼠雀稻梁謀文襄得之大慙乃止

### 王府尹

王府尹忘其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嘗夢人授之書曰  
讀吾書可衣緋不讀吾書止衣綠覺而異之他日於  
路得一書視之青烏家言也潛玩讀久之乃以善地

里聞爲鈞州佐時漢王有異志購求之不往曰欲得  
予非詔旨不可王以名聞會太宗方有事壽陵曰  
吾方求其人不得遂召以往今長陵乃其所定也前  
有小阜勸上去之曰恐有妨于皇嗣上問無後  
乎曰非也但自偏出耳上曰偏出亦可遂不復去  
後累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尹

### 皇甫仲和

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文皇北征素  
忠徹以相仲和以占從師至漠北不見虜上意疑  
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矣問自何

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徹問之對如仲和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即械之曰今日虜不至皆死乃命苟太監者往哨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槍虜一人直前又二人繼之皆中槍而斃虜按兵不動頃之虜衆齊進 上登高望之謂總兵譚廣曰東南不少却乎廣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虜稍退已而疾風揚沙兩不相見虜引去

上欲乘夜旋師二人曰不可明日彼必來輸款從容整駕而去明日其首果詣軍門曰不知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學士曹鼎與隣時車駕將親征北虜鼎亟歸召仲和語之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其可止乎仲和曰無益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邲王監國仲和曰不如立儲君曰 皇嗣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立耳後皆如其言土木師敗胡騎逼都城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之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曰大將氣至寇今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石亨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衛士從之求相仲和辭固

請之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為衛士怒以為妄言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兩人在家正相鬪不解衛士歸視之果然或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固問之乃云彼問時屋上兩鵲正鬪也其術如此

王振

世言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于其門 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 上戚然乃命東華特開中門振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候振拜振始悅

陳繼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間詣閣下問三楊諸公皆不能對 上顧翰林諸臣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官在下對曰龍有翼曰應龍 上問何出曰見廣雅命取廣雅視之信 上甚悅

薛瑄

瑄有理學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以為卿佐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為大理少卿瑄初至宿朝房三楊先過

之不值戒其僕曰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及此太監力也明日朝退復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胡不見薛少卿三楊爲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善召賢至閣下使往告之賢往道三楊意瑄字謂賢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植立振知其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之會百戶楊安者病死妾有殊色振從子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下御史問已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又承振風旨劾瑄受賄故庇死獄詔會官廷鞫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引嫌辭避文怒奏強囚不服問理當死詔縛至西市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愿不與事是日泣于爨室振問何爲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問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意解傳詔赦之謫戍邊

張益

土木之難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以御史印馬於北畿道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

衣冠如生來曰以紅沙馬與我既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一紅沙馬斃矣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騎紅沙馬云

### 馬珪

珪浙江處州人叔父讓以少監鎮福建進燈有寵時脩寰宇通志珪求入書辦內臣舒良王誠因啗內閣大臣得各舉一人於是王文舉驛丞其陳循舉其鄉人周其蕭鎡舉監生溫良高穀舉其壻王清商輅舉其姻蔣銘良誠因舉珪及文等敗所舉皆不用珪獨擢為典籍天順二年乞陞錦衣副千戶理鎮撫司刑成化二年進指揮僉事巡江擒江賊劉顯文等六十餘人誅之珪內倚中貴外任樞要富侈驕淫荒于聲色一旦暴死

### 倪謙呂原

景泰中選內侍秀慧者四五人讀書於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寔教之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書倪講國風呂講堯典稱旨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讀又問幾品曰皆正六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他日上再至二人已遷坐於旁

震澤紀聞 卷一  
上訝之對以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有是乎  
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時淮甸大  
饑 上於樓橋閱疏驚曰柰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  
王竑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且饑死  
吾百姓也

胡濙

濙為禮部尚書時王文威權赫奕忤之者必死吏科  
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怒日求其罪不得也會  
聰鄉人有事吏部聰以囑文選郎中郎中出其手書  
文欲因是陷之會官廷議比擬大臣專擅選官罪死  
廷臣皆畏文無敢違者公徐謂文曰給事七品官而  
擬以大臣囑微事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  
臣以私憾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拂衣而出曰此疏  
吾不與公等自為之遂稱病不朝數日 景帝問胡  
尚書安在左右以疾對使太監興安問之濙曰老臣  
無疾前日會議驚悸不寧耳安問何事曰諫官有微  
罪而大臣欲殺之此臣所以懼也安以白 上既而  
法司以比擬奏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死鄉  
人有不悅公者造帷薄之謗書達於公公若不聞也  
他日其人至京謁公公接之如平生歡留之書室偶



翻文卷則其書在焉驚愧而出公亦若不知也

王翱

翱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遼東還朝贈遺一無所受有中貴人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其人曰我餽公不受鄙我也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納之以綴衣領間卧起自隨雖其內子不知也久之中貴人死其從子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至曰何不買宅以貧無資對曰第買之猶不從乃出其珠授之直可千金云詔為營第於鹽山有司承媚多作屋若干楹公悉令撤去曰非詔旨也每退朝孑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為兵部尚書崔恭為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其高亢如此

劉鉉

景皇帝即位楊翥以前邲府長史自吳中來朝主鉉家時翥以舊學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上以授大璫宋某曰缺有缺言之他日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問其家安在對曰長洲人因問識劉先生乎盛以為劉溥也曰今為吏目曰非也翰林學士耳盛曰劉學士古板人也宋曰上亦知之且用之矣盛退以告鉉因要與俱詣宋鉉謝不往

既而曰 上奚從知我必翦之言也可謂不知我者  
時易儲之議漸萌禮部兩侍郎俱缺宋乃出前疏以  
白 上上令送內閣曰可用學士為之大學士陳循  
等以鉉名進江淵不悅鉉追語內侍曰鉉素不能幹  
事不可用乃用編脩薩琦鉉聞淵言曰是最知我者  
久之遷國子祭酒及將易儲諸司皆勸進司業言於  
鉉曰諸司皆勸進國子監容獨已乎鉉曰國子監諫  
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英宗復辟閱諸疏見勸進疏  
無國子監名心嘉之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有貞以  
鉉對 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文華殿曰卿可遂

傳東官乃擢少詹事後以完名終賜謚文恭弘治間  
錄其孫榮今為太常卿人曰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楊暄

英宗蒙塵袁彬實侍左右同卧起 上復位授錦衣  
指揮有寵已而門達得幸忌彬譖于 上出之南京  
所部官校皆送至郊共歎其寃而無敢言者時楊暄  
尚少獨奮曰我能還之顧吾母老莫為養耳眾曰若  
能之我輩為養汝母翼日暄上䟽具言達不法事蓋  
平日達密託暄為之者也 上以示達達出召暄曰  
我平日待汝不薄汝何為至此暄知達素忌李賢欲

因是傾之即詭對曰此李閣老使暄爲之耳達喜以其言白上上命會官廷辨至廷暄久不言達嗾使亟言之暄仰言曰賢與我何自相識乃汝使我誣之耳歷歷舉疏中事皆有本末衆驚愕達氣大沮竟以是得罪彬尋召還

### 李秉

秉巡撫宣府時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治之故事都御史不理獄訟公以屬鵬鵬不可曰鵬非公屬吏也可代問事乎公乃自爲奏劾之其後鵬與楊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嶺外詔旨甚嚴

曰亡則殺之錦衣林千戶者監行二人同手梏朝夕濱死時公巡撫南畿暄咎鵬曰若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顧我乎忽傳呵者至乃公也見二人被梏哭不能起命左右釋之二人不肯曰吾等死則已其敢累公此門錦衣親封又有邏卒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害如朝廷有謫吾自當之即前訪林千戶祈請之林不許力請乃從二人得釋公自解其帶以貽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厚給飲食二人乃得生全至戍所

### 王竑

王竑李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不妄與人交秉出入閭巷每與人對奕終日無忤竑告人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市井小人親狎何自輕之甚秉聞之曰所謂大臣者詎能常爲之在朝在鄉固各有體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 陳文

文江西人以編修選侍經筵展書與商輅爲偶景泰中大學士高穀薦錢溥可入閣陳文可侍郎王直在吏部皆格不行奏以文爲雲南布政使文時爲侍講矣英宗復辟見商輅曰曩經筵與卿爲偶長而偉

者爲誰其人安在輅對曰文也今爲雲南布政即召還之爲詹事會學士呂原卒上問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值吏部尚書王翱問內閣之缺誰當補之曰已於上前舉潛矣翱曰潛固佳然陳文年資已深用潛置文於何地賢曰雖然業已舉之矣翱曰復見上言之何害明日賢見如翱旨上初不聽賢固陳乃許及文入閣與賢日爭事曰吾非若所薦也

### 錢溥

溥之居與陳文隣也溥嘗教內豎後多顯者每來謁

必招文共飲及英廟不豫中外危疑王倫者溥所  
教也伴讀東宮一日來謁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  
使人微訶之時倫侍從甚多訶者雜其中倫以爲溥  
使溥又以爲倫使兩不疑也坐中因問上不豫  
東宮未納妃如之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之倫喜而去  
已而內閣撰遺詔大學士李賢方具草文起奪其筆  
曰無庸已有草之者賢問何爲文因言溥倫定計將  
黜賢以溥代之黜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故四  
人俱及於貶

李賢

國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  
布才猷然在當時以賄聞亦頗恣橫岳正自內閣貶  
後召還賢且以爲南京祭酒正意弗欲也或讒之云  
正曰吾嘗備位館閣謂當還余故處何意見逐邪都  
給事中張寧有時名因言失賢意吏部擬二人卿佐  
乃皆出之補遠郡守二人自是不振葉盛巡撫廣東  
朝士有與不相中者讒之賢謂盛嘗疵短其所爲詩  
文因以韓雍代之其勅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羅倫  
疏論賢奪情起復賢怒甚欲重貶焉王翱引文彥博  
故事勸其上疏留之賢謝曰吾不能矯情若此倫竟

震澤紀聞 卷上 言  
被黜為市舶提舉

吳惠

惠字孟仁吾鄉東洞庭山人年二十督運至京途中日哦古詩或言于縣令令異之召為弟子真中宣德丁未進士洞庭有進士自惠始授行人喜言事使占城還至七州洋大風舟幾覆正使舒給事者泣不知所為惠神色不變為文以祭海神風旋止還陞桂林守義寧峒蠻楊氏結苗人為亂藩臬議出兵剿之惠曰義寧吾屬吾往撫之不從用兵未晚乃肩輿從十餘人入其洞其山石攢峭如劍戟不能置足徭人騰

躍如飛聞太守至奔告于酋出迓惠諭之曰吾若曹父母也宜聽吾語因為陳逆順禍福楊泣下留數日歷觀屯堡形勢以數千人衛出境公曰善為之保無後患數人投刃拜而去歸報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峒主為帥藩臬咸尤惠惠曰吾當任其咎乃遣使至義寧曉以故群徭從山巔望見惠使即遙拜具言不敢反狀且求雪武岡之誣臬司大慚武岡盜計遂沮迄惠在郡無敢騷竊者因囹空虛獄吏

無事陞廣東叅政卒

惠別有日記畧云正統六年七月奉使占城立嗣王十二月某

日發東莞次日過烏猪洋又次日過七洲洋瞭見銅鼓山次日至獨猪洋見大周山次日至交趾洋有巨

洲橫截海中怪石廉利風橫舟觸之即糜碎舟人不  
勝恐湏臾風急過之次日占城外羅洋校杯聖口  
廿九日王遣頭目迎詔寶船象駕笳鼓填咽旌麾  
靄旣衣推髻前後奔馳王乘象迂於國門戴金花冠  
纏纓珞環帳列戈戟以群象爲衛既宣詔王稽首受  
命上元夜王設宴燕沉香然火樹盛陳樂舞五月六  
日回洋十五日曠見廣海諸山遂收南門港以還廣  
東其國臘月猶暑民多裸袒士着芾衣南阡稻熟北  
狹猶青其樹多檳榔紅蕉椰子之屬其人極  
弱國中守押者皆持竹槍夜鼓入更爲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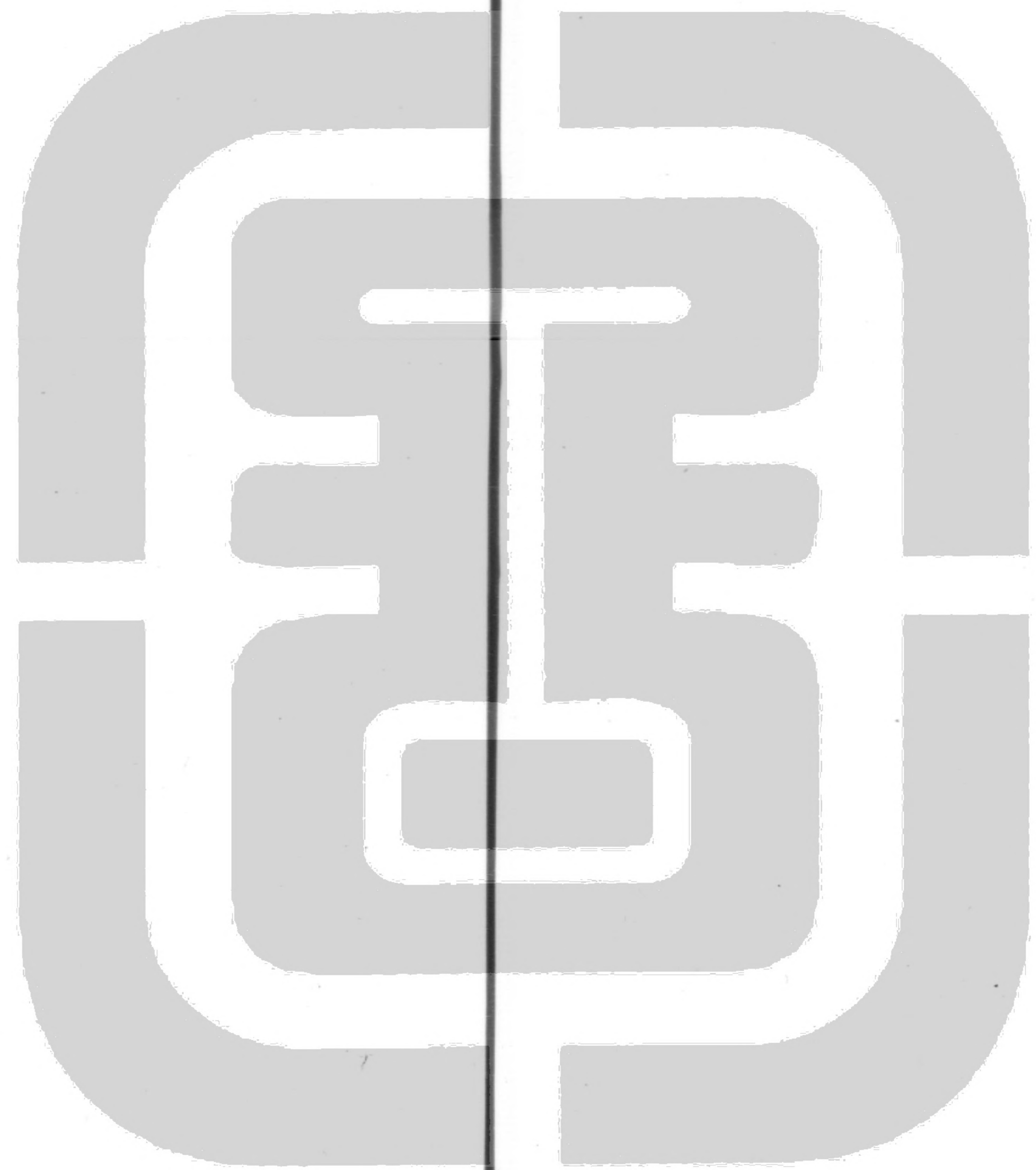
### 盛景

景啓東之族孫踈放有雋才爲御史出巡至通州會  
都御史王翱召入與同宿察院景不爲之下翱使人  
出外景遽鑰其門不得入翱嘆之 景帝時以災異  
求言輩類御史以奏稿示之景曰老生常談耳我當

爲之時 上頗事遊燕景族父叔大以御醫出入禁  
中知其事家讌言每及之景即以入疏如造龍船撒  
銀豆者數事疏入久不報一日有旨召都御史蕭鎡  
至左順門太監舒良王誠皆盛怒曰 上欲取汝首  
鎡曰某何罪而至此良曰汝教御史妄言鎡曰御史  
以言爲職不關白其長令鎡有過御史猶將劾之鎡  
能禁之邪取首之言果出于 上乎不然是太監僞  
傳詔旨也且禁門何地太監乃背闕而坐吾且以聞  
二人愕然乃好謝之鎡出召景問禁中事密汝何自  
知之曰聞之叔大叔大懼欲死而景自如曰必不至

死重則戍邊耳其疏竟留中乂之降旨云御史多浮薄不諳憲體令吏部會都察院考覈臬等八人俱外謫臬得廣西古田典史則猶以翔故也天順初量移四川羅山令都御史曹泰甚禮重之時四川盜起泰因入朝求去位臬上疏言致盜由泰乃欲委之而去可乎泰至吏部時翔爲尚書問蜀中官吏之賢者泰首舉臬翔笑曰彼言公短而公乃稱其長可謂無私矣後陞叙州知府卒





書